

週章的 一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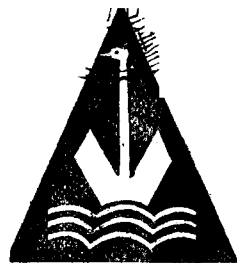
徐世衡著



良友讀者叢書第六種

周圍的羣一

徐世衡 著



良友讀者叢書

上海北四川路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

目次

王女士的日記·····	一
重逢·····	二九
受傷以後·····	三九
歸家·····	五九
生路·····	六七
周圍的一羣·····	九四

王女士的日記

卷頭語

我如今發憤要寫這個日記，自己想著也真可笑！我早把世界上我的存在否認了！自己願意忘掉自己的姓與名，忘掉我的爸爸和媽媽，忘掉真心想關注我的人，忘掉我的一切，有人問我：

「尊姓？」

「敝姓王！」

我總是這樣對付的，因為王字說來比較得順口，便隨時借用了這個普通的姓，雖然有時我也姓張姓李的用過一回，但總是說姓王的次數為多，因此許多人稱我為「密司王」，許多人又稱我為「王女士」。然而我橫直不懂什麼陰文陽文，還是用王女士的好！

當我決定發憤寫日記之先，買了一本美麗的橫格的洋簿，在第一頁上，我便不假思索的自己題上這個名字，叫做「王女土的日記」。

凡讀我日記的朋友一定發疑問，「我為什麼要寫這個日記呢」？其實我的事情從來就沒有有一定，沒有理由可說，要勉強的說出來，自己生活的花樣與變換實在太多了，今日做過的事情明天就忘了，而自己又懶得去追憶它。好在自己也念過幾年書，雖然不會做文章，寫寫日記倒也勉強可以的。如果自己高興起來，寫上幾筆橫直並不費事。爲得想偶爾檢查一下自己的最近的過去，譬如要想到前天究竟做過什麼，只要翻開來一看就是了。——然而這不過是一個毛細的理由，其餘的重要原因，除掉我想如此做以外，別無可說。

三月八日

千頭萬緒不知道從何說起，但今天是一個很好的天氣，下午從我的寓處出來，到了那每天一定要來一次的O公園裏。

坐在柳條倒垂的石椅上我獨個兒在凝望，氣候似乎很熱了，我懊悔不換一件漂亮的春服出來，但又懶得回去，豈不是太麻煩了。

距離我的座位五尺遠的地方，另有一株垂柳旁邊，那裏站着一位圓臉孔的少年，從少年那條緋紅色的領帶裏，知道他是一位安分的人。其實不僅此也，他那銳敏得如老鼠一樣的眼睛，只是並不瞬息的向着我望。我每天到公園來，不曾遇見過他一次。

——好吧！——我心裏這樣想。

並不多久的辰光，少年從我的面前走過來，在離開我的面前半步遠的地方，他的銳利的眼光投射過來，好像要把我吞下去的一般，本來已經學會對男人的本領，尤其是這些年輕的貨兒，我這時照例要做的，便是對他若有意若無意的一笑！

這一笑所給他的影響，不消說有一種力量加到他身上去，這種力量能够使他的全副骨幹的重量減輕，好像支持不住他的身體似的，走路頓時歪斜起來了！

我心裏覺得好笑，但面孔上裝出差答答的神情不去理會他，很快的和男人相招接，實在是一種失敗。

中間經過許多時候，我當然是不動聲色，但他却繞向我背後來，站在離開椅背很近的地方，不久他低低地在自言自語：

「今天的天氣真好！」

我一聲兒都不響。

「姑娘，一個兒在這裏玩麼？」他接續便這樣說。

「唔！」我從嘴縫裏哼出了一個字來，似答非答的，頭也沒有回轉去。

終於慢慢地說上來了，照例的問我尊姓，問我住的地方，問我在那裏做事，我都隨便的回答他。

當我要走的時候，他說他要來看我，我却向他望了一眼，不加可否的獨自走了。

晚上從工作的地方回到寓所，W爲了昨日的邀約來看我，時候已經一點鐘，其實自從他和我在飲食店達到之後，到今天還不滿一個禮拜，他已經恍惚是我的老相識了。他約我跑出門去，在馬路上散步，又到一家飲食店裏去吃東西，終於一夜沒有回來。

三月十一日

發憤要寫日記，只寫了一天，便隔了兩天，算了吧！

日裏是一無所事，白晝也沒有男人來看我，但我也並不以此心焦，要找一個男人真是隨處隨地都有的。

照例的六點鐘到飲食店裏去，我在那裏的職務，是六點到十二點鐘，當我一踏進門的時候，Y已經獨個兒坐在第八座裏了。

我進去和他招呼，他看見旁邊沒有什麼人，便偷偷地捏我的臂膊，又對我說：「幾時我想請你去談談。」

「好的。」

「我來邀請你，不會拒却麼？」

「不會。」

「隨便什麼地方都去麼？」

「都去。」

「真的麼？」

「真的。」

「真的便和我握握手。」

我於是把手伸出去，他的手緊緊地捏住我，我除了感到一些痛苦以外，什麼都沒有。

Y約定在散工之後，到S旅館等我，但這一晚上我沒去，因為後來L來了，他一直喝酒到十二點鐘，陪了我回寓所，坐到三點多鐘才回去。我只能打一個電話告

訴Y·改在明天和他相會。

三月十二日

周女士真是一個幼稚的東西，她雖然和我同事，已經過了一兩個多月。但她逢男人和她講話，面孔還是要紅的，如果那個男人的話說得稍爲有挑撥性一點，她急得真要流下淚來。今天六點多鐘我踏進門去，看見她坐在大菜檯面前發愁，有一副幽愁可憐的形容。而她那件半舊的黃色中山葛旗袍，一雙無光的牛皮平底鞋，也一樣的使人可憐。

「噲！周，有什麼不高興？」我問。

「有人侮辱我。」

「那一個？」

「就是那位常來的小眼睛。」

「他怎樣侮辱你？」

「我不願意說，說出來也沒有辦法。」

「說說也不要緊。」

「他抱住我，把手伸到我的衣服裏面來。」

她的臉孔頓時泛了一陣紅暈，把頭低下去，那真是一個孩子！也是一個傻子！一個年輕的女人，得不到家裏的錢去安富尊榮，除了去抓一些不相干的男人的錢，供自己揮霍裝扮以外，還有什麼辦法！

「那並不要緊，這又算什麼。」我淡淡地說。

「什麼不要緊，我不應該吃這個飯。」

那真要使我的肚腸都笑起來，既然不應該吃這個飯，到這裏來又幹什麼？

「你似乎應該換一件漂亮些的衣服，而且皮鞋也破了。」我對她提出了這個問題。

她俯下頭去看看自己的衣履，一陣不好意思的神情，浮上她的面來。

「我沒有錢。」她說。

「那不要緊，半空中的鈔票正在滿天飛，自己把手伸長一點就是了！」

她默然，這一沉默，小鬼頭的心裏不久要起變化了，不久會學得更聰敏些！我自信可以做一名教師。

別人的事情搬到我的洋薄上來，想不到寫了這許多，其實真是太無聊。

自己呢，不必說了，Y七點鐘就來，一直到十二點鐘，難為他的心比拜佛還要虔敬。據我的經驗看來，許多男人在平日都很精明，和黃包車夫要較量一個銅板，買一本書要攷慮三小時，只是看見女人，却登時變了白痴，什麼都不管了。

三月十三日

中午那個公園少年來寓，他自己說是姓林名雨湘，我最懶得記人的姓名，而且誰又知道他到底是否真名實姓。以後我便以L來代替他。

L有一雙小耳朵，比較還可愛，面孔上也沒有什麼特異之處，只是一個三等浮

滑少年，列諸三等者，初出茅廬之謂也！他到飲食店裏一共來過兩次，我都不大理他，他每次來的時光，總是變換一套服裝，領帶也是每次都不同的，要之是要顯示他的闊綽。但依我想來，愈是這樣做作，愈使我想到他是不會有什麼多錢的。但他怯生生地不敢對我表示什麼，我也因此故意放得莊重些！料不到今天他竟到寓所來。

他望見我房間裏的陳設和一切，恍惚有些驚訝的樣子，他的心裏一定在想，料不到我就那麼闊綽！我因此證明我最初的推想是不差的。尤其好笑的，他和我同坐在一間房裏，神情意態之間感覺到不安，說話都有些呆滯，心中似乎有一種懼怕，恐怕發生什麼危險。

好一回之後，他方纔說出來意，說是要請我去吃飯，飯後最好去看影戲，我預算着今兒本沒有什麼事，所以立刻答應了。

從那家大菜館出來之後，我忽然有些討厭他。因為今天點的菜不合我的口味，

我想回家，而且這個三等貨兒，很快的便同他去看影戲，也不大合乎我的身分！（笑話，自己不知道什麼是身分，只是信筆寫下去罷了！）我說：

「我身上突然有些不快，我不想上影戲院去了。」

「怎麼？有什麼不舒服？」

「也沒有什麼，肚子似乎有些痛。」

「不是那東西來了麼？」

我忍不住要笑，這個浮薄東西性感覺敏銳到這個地步，真是一個可憐的壞東西。但最好因此下台，便故意向他溜了表示默認的一眼，坐上街車回來。我看見他的那副神情，恍惚一件珍寶到手又掉下去，急得無可奈何要哭出來的樣子，因此愈覺得好笑了！

晚上Y又來糾纏不清，真的令人討厭。他說，他將不願意一分鐘離開我，他要全部生命都交託給我，他可以爲我去死。這些真是放屁放屁，真真豈有此理！他

可以用來騙一位十六七歲的鄉下姑娘，他和我來說這些話，恍惚春風過耳，除掉心中暗暗好笑以外，他不曾因此得到什麼報酬。我決計今天晚上回寓所裏靜靜地安息一夜，這幾日的烏烟瘴氣，委實使我太疲倦！

當Y很悵悵的回去時，走到門口，我給他去開門時節，他送過一個精製小盒子來。晚上打開一看，是一隻玲瓏的手表。但估計起來，大約不會上五十塊錢，我早想把現有的一隻換去，這個很合乎我的需要，我已經預備着，那隻舊的可以賣給密司李，她是很早就喜歡那隻舊表的。

三月十四日

當午後的三點多鐘，我已和L坐在影戲院裏了。我曾經和各色各樣的男人到這裏來過，雖然在黑暗中，我什麼都不放在心上，他對我能够作出什麼來呢。

L是那樣的靚靚，雖然可笑，但也可憐，當電影演映到已過一小時之後，他還是什麼動作都沒有。他和我說的：是自己對於音樂的嗜好，梵和林是怎麼樣、曼陀

林是怎麼樣，及其他等等關於音樂的情調。可惜，我是完全不懂的。這樣刺刺不休反使人討厭。

隨後他又說，他希望在一個月白風清的初夏之夜，到那城外澄碧清麗的河上，划一葉無蓬的扁舟，舟上載一位漂亮幽雅和我一樣的女伴，自己彈着曼陀林，那一定有些神仙那樣的樂趣。

這簡直愈說愈離奇了，誰又在夜間跑到城外去呢？我理都不高興理他，一個男人要不使女人厭惡，第一要「識相」，他有些不識相了。

終於在講話以後，他把那隻手慢慢地伸了過來，輕輕地放在我的腿上，隨後又用力的捏住我的手。起初我是拒絕他的，但最後也隨他去了。當他的手捏住我時，我無意中觸到他的脈搏，跳動得非常利害。

「你心跳得利害麼？爲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。」

於此，我更證明他對於女人的經驗。實在淺薄的很！但他的野心，却原來不很小的。

「王，我愛你。」他忽然這樣輕輕地在我耳邊說，趁勢似乎要把他的鼻部觸到我面上來。

「哦！這裏是影戲院，請尊重些！」

「不愛我麼？」

「不要肉麻了！愛呀愛呀亂喊一頓，男人們不過喜歡女人的肉體，隨時化幾個臭錢玩弄一下罷了。」

「你以為我也是這樣的麼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我偏不是這樣的男人，如果不信，我可以罰咒！」

「罰什麼咒呢！有事實証明。」